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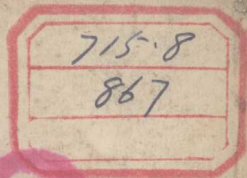


通俗小叢書

不知疲倦的人

黨員故事第二本

武漢支部生活社編



不知疲倦的人

党员故事第二本

武汉支部生活社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开· 17 印张· 15,000字

1968年6月第1版

196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T7106·170

定 价：(5) 0.09元

前 言

“支部生活”曾陸續发表过一些关于党员工作、思想、生活等方面的故事，一般地反映了党员真实生活情况，文字比較通俗，故事性强，較受讀者喜爱。現在，我們把这些文章又作了一次修改和补充，分別汇编成几本小册子，希望它能对讀者有所帮助。

武汉支部生活社

1958年4月

目 录

不知疲倦的人	張光澤 1
这样的党员何止千万	王承炎 6
六年如一日	
——記勤儉節約的共产党员許仁正	刘世英 10
当家人，要操心	沛 然 14
到底人家是共产党员	郑世泉 19
我想起了李順起	熊雨清 23
急 救	陈劍函 27

不知疲倦的人

張光澤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队办公室的电灯就亮了。一个穿着藍布衣服、扎着圍腰的搬运工人坐下来，打开他的帆布背包，拿出一大把借錢条子、工会基金杂支条子等，一面审核，一面叭噠叭噠的撥着算盘子細心的算起賬来。六点半鐘以后，文化課時間



一面审核，一面叭噠叭噠的撥着算盘子在
細心算賬

雷 雨插图

到了，他又背着帆布包来到課堂，拿出文化課本，专心的听着业余学校老师講課。七点半鐘，他就和小队的工人一起，来到碼頭上开始緊張的劳动。中午休息時間，又不断的有人为劳保問題、福利問題、互助金問題来找他商量。晚上下班以后，还要处理一天的結尾工作或者出席會議，按时回家休息是少有的事。自从1952年他来到这个大队以后，差不多每天都如此。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湖北省內河航运局搬运大队的工人刘保松同志。他是生产工人，又是工会的兼职福利、劳保、财务委員，最近又兼任了党支部的組織委員。我們知道，搬运工人是体力劳动，劳动强度又是比較大的，工人们做完了活，都愿意到休息室里歇息歇息，将养一下疲倦的身体。可是刘保松同志一年到头，就是在炎热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暑天，也从来沒睡过午觉。

尽管兼职工作这样多，刘保松同志在生产方面、文化学习方面都仍有出色的表現。从1954年以来，他差不多季季都是先进生产者，学习文化中也几次被評为优秀學員。

工会的劳保工作、财务工作是比较繁琐的，特别是在发薪的前两天，工人们没有钱用了，很多人到互助会来借款，你借五块，他借八块，每天就有几十个人递来条子。刘保松同志不光是办办领发的手续，他还要适当的审批借钱的用途和数目。有的人连续借了几次或借的多了，老刘就说服他不借或少借。有的人申请补助费不够条件，老刘还要了解一下有没有特殊原因。比如有个干部，每月工资50元上下，两口人生活，要生小孩了，申请补助，老刘认为生了小孩，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还有十五、六元，不够补助条件，不同意补助。但是对于真正有困难的，老刘就积极帮助，主动解决。今年春天，三小队的工人徐世鲁上班时愁眉不展，老刘看到了，就问老徐有什么事。老徐说：“小孩得了传染病，昨天送到传染病院，医院要先交钱才收，没有那些钱交，又回来了。回来后邻居怕传染，都提意见说闲话……”老刘听说后，及时反映给工会主席，几个委员一研究，认为应该迅速补助，于是当天就帮助老徐办了入院手续。过了十来天，孩子痊愈出院了。老徐提起来总是说：“亏得老刘解决的及时，要不得

話，怕孩子已經沒有了。”

大隊的幹部們都認為，老劉的工作能頂得上一個專職幹部。的確，這些零星瑣碎的工作是很難辦的，可是幾年來凡是經他手的賬目，沒有出過一點差錯。大隊里280多人，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他都去過不止一次，誰家的大致情況他都摸得清楚。原來他不僅平日聯繫群眾，就連例假休息的日子，他也拿出很多時間來做家庭訪問工作。職工家屬見了他都象老熟人一樣。

劉保松同志這樣全心全意為群眾服務，很受工人熱愛，有的人說：“老劉，你太辛苦了，以後有事儘管來晚些，活我幫你做。”可是老劉干什么活都沒有落在後面，除了生



職工家屬見了他都象老熟人一樣

雷 雨插图

过一次病外，几年来連事假也沒有請过一次。

我剛来队里，就听到別人說起刘保松的事迹，心里很奇怪：他怎么能长期这样坚持兼职工作，而且天天精神飽滿、思想愉快，一点叫苦、抱怨的情緒也沒有？他的精力从哪里来的？有一天我問他：“你一天到晚这样忙，累不累？”他說：“我身体蛮好，从来不生病，簡直不曉得累。”“你也不嫌麻煩嗎？”他說：“嫌麻煩？这是自己当家作主的事，为什么怕麻煩？想起过去挨地主的打，受封建把头的窩囊气，起早貪黑做的累死，只顧得住自己一張嘴，衣不蔽体，父亲养不起，老婆也沒得……現在老婆孩子一大家人，吃得飽，穿得暖，前年搭了棚子，去年盖了瓦，随么事都齐全了；生活这样好，我从心眼里高兴，多做一点事还不是为了大家都好，那能嫌麻煩！”

这样的黨員何止千万

王承炎

鳴放期間，右派分子們異口同聲地說：“共產黨員高人一等，”“共產黨員是特權階級……”真的是這樣嗎？不！這是造謠，是誣蔑，是顛倒是非。共產黨員潘子明的實際行動，有力地駁斥了右派分子的無恥謔言。

提起老潘，武漢市第一工人醫院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有15年黨齡的共產黨員，轉業軍人。1941年參加革命，在部隊里當過戰士、通訊員、政治指導員……在漫長的戰鬥的日子里，老潘吃過山溝里的野草，啃過樹皮。在槍林彈雨中，和敵人拚過刺刀，進行過你死我活的鬥爭。戰爭給他留下了風濕性關節炎，每遇氣候變化，關節和臂膀上傷痕的疼痛就要無情地折磨他。就是他曾和千百万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一起，以頑強的戰鬥精神趕走了压在

人民头上的敌人，就是他曾和千百万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一起，以无比的刚毅意志，开辟了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象这样一个在争取革命的胜利中曾贡献出自己全部精力的优秀共产党员，如果按照右派分子的说法推论下去，那就不知要高人几等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老潘是怎样的一個人吧！

1952年，老潘脱下了军装，踏上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岗位。党把他分配到武汉市第一工人医院担任行政事务工作。这项业务对一个长久搞政治思想工作的人来说，的确是够繁杂和琐碎的。老潘在仓房上班的第一天，就碰到这样的事情：电话机哇啦哇啦的叫，这个科要病历纸，那个室要化验单，张三要领一把扫帚，李四要扯一块抹布……但这个久经战火锻炼的政治指导员，不仅不感到丝毫厌烦，还象对待战斗任务一样，分清轻重缓急，一件一件的准备好亲自送上門来。按照他的话说：这叫做“配合业务”，“保证供应”。

傍晚，人们都下班了。他却一个人独自坐在办公室出神。和煦的春风吹拂着他那斑白的短发，落日的余晖透过窗户映在他那紫铜色的脸上。他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环顧四周貨柜上陈列得五色繽紛的各种文具紙張和应有的医院日常用品，饒有风趣地自語道：“这簡直象百貨公司啦，咱今天当了这里的主人。”真的，老潘从此就象柜长一样兢兢业业的管理着这个“小百貨公司”。每天上班以前，他都仔細地把东西清点一次，然后輪流到病室去巡視一番，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如果碰到急需的东西，他便馬上給送去。閑下来的时候，他还这儿摸摸，那儿翻翻，生怕物品霉烂或损坏。每天进进出出的东西，他都一笔一笔的分門別类登上賬本，絲毫不苟。月初計劃，月終盘存，都搞得清清楚楚，从来没有发生过短少或积压現象。

時間过得好快呵！一轉瞬几年过去了。几年以来，老潘就是一声不响地这样工作着的。

有一次，我故意这样地問他，“潘指導員，你习惯搞这样的工作嗎？”“你不觉得这样的工作太平凡嗎？……”他沒有正面答复我的問話，只是慢条斯里地这样說：“在我們的革命队伍里，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呵！在胜利环境下，能戒驕戒躁，絕不自滿；在艰苦条件下，能勇往直前，絕不退縮；遇到了困

难，能坚持信念，絕不动摇；遇到了危險，能英勇不屈，視死如归。他們不知道革命工作有什么大小，也不知道工作职位有什么高低，党要他作什么，他就作什么。象这些人，这些无名英雄，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嗎？……”他的話一句接着一句地鑽进了我的耳房，我兴奋，我快乐，我不知不觉地呆住了……半晌，我才恍然大悟似的默默地念着：“无名英雄呵！老潘就是这样的人！”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老潘这个共产党员，不过是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中的一个。右派分子們，你們別想胡言乱語的說共产党员高人一等，共产党员有特权思想，妄想达到使人民不相信党、不尊敬共产党员的目的。我們是相信事实的：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到底是好是坏，我們是看得很清楚的。

六年如一日

——記勤儉節約的共產黨員許仁正

劉世英

當全國正在貫徹中央“勤儉建國、勤儉辦企業、勤儉辦合作社、勤儉辦一切事業”的指示的時候，不能不使我想到我們廠里制革車間刨皮工人、武漢市第三屆勞動模範代表大會的甲等勞動模範許仁正同志。他在生產上六年如一日的勤儉精神、處處節約的行動，的確使人欽佩。

許仁正同志六年来，一直是小組里工作質量最好的一个。刨皮是手工操作，一个月刨伤几張皮子是難免的事，大家都說：“刨皮不出洞，神仙也難碰。”但是許仁正不但做到三年中連續34个月沒使廢品超过0.5%，而且其中有21个月一張皮也沒有刨伤。而小組有的人一个月就刨伤10多張皮子。許仁正为什么能保證質量呢？他自己說：“手工操作要特別過細，原

皮厚薄不一，皮紋有松有緊，要根據皮子的特點，隨時注意調正刀口，一張皮子，刨時分清部位用刀，不能平均使用力氣。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拿過皮子就刨，那就非傷皮子不行。除了這些技術問題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生產時思想不能開小差！”是的，我經常到車間去，總看到他一心干活，從來不與別人閑談。有一次我問他：“老許，你們這個活這麼臟，操作又費力，你怎么干的這麼帶勁？”你猜他怎么講的？他笑了一陣說：“我從學徒起到現在干了十多年了，談起解放前來，勞動條件差、效率低、工資低，干的可真不帶勁。解放後，來到這個廠六年多了，我們的生產規模越來越大，工資、福利都有了保證，產量、質量不斷提高，生產好的還經常受到表揚和獎勵，你說怎么不帶勁？我們制革工業是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將來還要象蘇聯一樣過社會主義生活，那時皮革製品的需要量更會大大增加。我們現在虽然是手工操作，將來還愁不機械化嗎？而且，我們現在干活不是為資本家，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是為我們自己，我怎么能不帶勁呢？”他這樣一說，連我也樂起來了。

由於對本職業的熱愛和高度自覺，許仁正同

志自从1950年5月4日进厂到1956年12月底止，六年多来，一直保证了全勤。虽然在1952年，因长风湿疮瘡請了四小时的病假，但是为了赶任务，連看病总共也只休息了两小时。除此以外，六年多他再沒請过假。难道他生活中真的沒出过一点問題嗎？不！正如他所說：“誰的家里沒有一点事呢！这要看自己怎么处理，不能因为一点小事耽誤生产。如我爱人两次生小孩，都事先安排好了，再請婆婆招呼一下，沒妨碍我上工。1953年夏天，我长疱长了半个月，但那时正在抗美援朝，我又是小組长，怕請假影响任务的完成，就坚持过来了。”

平时他也很注意工时的节约，注意改进操作方法，磨刀快，刨刀带的陡，尽量减少琐碎的动作，避免虚耗时间，所以他的产量也高。

刨皮小组使用的主要工具是刨刀、細磨石和刨盒子。1953年的时候，刨刀用的还是进口貨，比較缺，許仁正看到一把四、五寸长的刨刀用了不到一半就丢了，觉得很可惜，他就把別人扔下的只两寸多长的廢刨刀拾起来当好的用。經試驗，虽然操作費力些，只要注意，效果还是一样。从那时起他就

只拣别人丢的刨刀用，几年来他只领了一把新刨刀，而其他工人平均每月要领一把新刨刀，比较起来，他共节约了44把刨刀，42块细磨石和10个刨盒子。

1955年10月，他们小组开始实行班组经济核算时，工人对小块皮子的利用不重视，常常把小块皮子刨伤，每天约浪费24元。发现这种情况，他立即抓紧小组展开了节约教育，充分利用小块皮子，克服了浪费，在11、12两个月中即节约人民币1272元。以前他们洗刀的水里，很多胶渣（牛皮上刮下来的渣滓，可以熬胶）都随水倒掉了，自从前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来，他看到这里面也可节约，就把水留到第二天倒，让胶渣沉在桶底，这样每人每天可收回2、3斤胶渣，全年每人可节约胶渣1000多斤，合计人民币90多元。

你要问，许仁正为什么这样爱惜工具、爱惜材料呢？他会告诉你：“这些都是国家的财产呀！国家财产比个人财产还重要，咱们国家这样大，那一点不注意，加起来浪费就大啦！咱们的社会主义要一点一滴的建设起来，党教育我们要勤俭建国，要保证质量，要爱惜原料，这些我牢牢地记住了！”